



舞女陈曼丽

陈曼丽原名玉英，曼丽是她下海伴舞后取的花名。父亲陈慕森是安徽人，早年携全家旅居日本，开了一家理发店糊口。曼丽的童年是在日本度过的，所以能说流利的日语。“一·二八”事变后，中日关系紧张，许多华侨归国，陈父也因生意不佳，举家回到上海，一家老小仍靠其微薄的剃头收入维持生活，很惨淡地住在康脑脱路（今康定路）一家亭子间里面。此时的陈曼丽，虽年仅14，却因发育之早，俨然已出落成一个姿容秀丽、体态婀娜的少女。正在为家境苦恼间，遇到了邻家的一位大哥，他是在某跳舞场做事的，于是便听他大谈当舞女的好处，“每跳一次不满5分钟，就有1角7分许进账，一点钟跳上6次，岂不是就有1元了吗？那么一夜以8小时计算，平均可得8元，一个月总得有二百四五十元的收入，现在世间上哪有比这个职业来得好，如果你要进去，我可以给你介绍。”听了这番话，曼丽心动不已，既然做舞女可以贴补家用，而且又不是卖淫，所以没有什么难为情的，于是便请这位大哥引路。

入门倒也不难，上海有几十家跳舞学校，并不需要多少学费，只要耐心学上十天半月，多多少少也会跳几种舞步了。但是曼丽却极有悟性，在大华舞校

1940， 血染百乐门谜案

1940年2月24日夜，上海百乐门舞厅内乐声悠扬，舞客如云。是日适值周末之夜，该舞厅可通宵营业，故舞池拥挤，高朋满座，气氛热于往常。11时许，头牌红舞星陈曼丽抵达，只见她身着淡黄色旗袍，黄色丝袜，黑色高跟鞋，发际插一银花，仪态十分妩媚。见状，豪客们纷纷趋前招呼，陈忙于应酬，不断转台，大有应接不暇之势。零点55分，场内适开绿色霓虹灯，正当她与舞客在场边交谈时，从音乐台左侧，突然蹿出一个身穿西装的青年，迎面奔来，从怀中抽出一把手枪，向陈连开三枪，一弹

中右头颈，一弹中左臂，又一弹中腹腰，陈当即倒地，血流如注。舞客刘某、彭某则分别被第4颗流弹击中右臂和后背部。凶手于尖叫嘈杂之中，混入人群，从大门口飞奔逃出。三人随即被送往海格路（今华山路）红十字会救治。刘某轻伤无甚大碍，彭某、陈小姐则因伤势过重分别于25日黎明和26日凌晨时分去世。是为著名的陈曼丽血案！无论在百乐门的历史上，抑或是整个老上海的舞厅史里，它都是最著名、最震撼的社会、政治事件之一。须知此案的来龙去脉，还得从陈曼丽的身世谈起。

经著名舞师陈天意指点，舞艺突飞猛进，一星期便速成毕业了。随后，进入圣爱娜舞厅正式伴舞。货腰之初，陈因妆扮不佳，着实可怜，一身很旧的衣服挂在身上，皮鞋也没有，虽然面孔很美，但一时间竟无人过问。无奈之下，几天以后又转到维也纳舞宫去，不想这一转竟转来了红运，她很快与“朱玛利”、“徐虹”、“杨文英”并列为该舞宫各有千秋的四大美人，时人有赞：“其芳态丽影，固可以与当世之美人鱼杨秀琼相抗衡”。维也纳乃属沪上一流舞厅，红星群集，风云际会，陈曼丽何以能极泰来，刚刚出道就能中选并盛极一时呢？原来，她遇到了贵人。

这位贵人就是中国实业银行总经理刘晦之（1879—1962）。刘先生名体智，晚号善斋老人，安徽庐江人，其父是清末淮军重要将领、曾任四川总督的刘秉璋。他不仅是大银行家，还是一位大收藏家，私藏文物堪称海内一流，尤其殷商甲骨、商周青铜器，世间无出其右者。除此之外，年过五十的刘晦之还有“蓬拆”之好，是各家舞厅的常客。自从他在维也纳见到“窈窕淑女”陈曼丽后，即惊为天人，痴迷不已，不是叫她坐台子，就是替她做衣裳，隔三差五还要请陈单独外出吃夜宵、看电影。有了刘氏的追捧，曼丽更是自信大增，凭借轻肢柳腰，常常能把交际舞跳得风情万种，淋漓尽致，舞艺日益高超。于是，富商巨贾纷纷羡慕而来，追求者日众。为了投桃报李，也为了有座稳定的靠山，曼丽决定息舞嫁给刘晦之做妾。小姑娘有此心愿，老头儿自然喜欢得不得了，于是租下愚园路579弄中实新村48号以供同居，过起了金屋藏娇、双宿双飞的生活。屋内装了电话，全新的法国木器，坐的是沙发，踏的是波斯丝绒地毯，曼丽从脖颈到手指更满是珠光宝气，一派富贵之气。但是性喜热闹的她，终究过不惯金丝鸟般的冷清生活，且两人年龄相差过大，龃龉不断，不久她就和刘先生“拜拜”，拿了10万块分手钱，重入

舞池了。这大概是1935至1936年间的事。

在圣爱娜和维也纳再操旧业的陈曼丽，不久又结识了另一位豪客新欢。此人名叫朱瑞甫，排行第九，30余岁，出自安徽望族，在上海置有房地产，亦是九福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兼大股东。该公司具有20万资本，年营业额更在数十万之巨。朱九擅长交际，性格豪爽，出手阔绰，常常出入舞场。与曼丽相识后，两人“妾既有心，郎亦有情”，不久朱便抛妻弃子，与陈同居于福煦路（今延安中路）康乐村14号。两人倒也恩爱融洽，很快就育有一子，取名宝宝。

不想天不悯人，阎王无情，1938年间朱九竟因盲肠炎突然离世。曼丽悲痛之余，痛哭三天，不进饮食，后又守孝百日。其间，还一手操办，在乐园殡仪馆为朱九举办了体面的葬仪。

此后，为了调整心绪，陈曼丽曾一度南下到香港中华舞厅伴舞，尽管当时港岛舞业大兴、人才济济，但毕竟天然美人，鹤立鸡群，当地舞客对她趋之若鹜，因此在一次竞舞比赛中获得过“舞国大总统”的称号。由港返沪后，曼丽即被嗅觉灵敏的百乐门经理郁克飞所罗致，此后两年间依然大红大紫。每天晚上10时许，当她在舞女大班的引导下进入舞场时，总有十几位乃至二十几位贵客翘首以待，要与她共舞或攀谈，她一会儿在这张桌子聊天，一会儿又要转到另一张桌子，应接不暇，炙手可热得很。据说这是她的黄金时代，“月入数千金，出入汽车，吃中菜嫌太腻，吃西菜厌太淡，种种豪阔，不可一世”。不过，也正由于生活饮食的紊乱，她也患上了舞女的职业病——慢性胃病。总之，百乐门资方将其倚为栋梁，一切待遇均较其他舞女为优，不但舞票三七分账，曼丽得七分（普通舞女只有五分），而且还专为她配备了一个专供使唤的小郎。以至当时曾有舞评人士认为，陈曼丽已超越了过去曾经轰轰烈烈的王小妹和北平李丽，成为了引导舞国上海的新时代人

物。

陈曼丽之所以能芳名冲天，除了作为红舞女的一般气质外（即姿色、舞艺、对“生张熟魏”的圆活应对），还具有若干独特的素养。她人极聪慧，上海方言和日语之外，还能说流利的国语和英语，足以应接各方舞客。她又很好学，舞技自不待言，其他如书法、游泳、溜冰、骑马、骑自行车，甚至开小汽车等，无不娴熟。而曼丽最大的业余爱好是唱评剧，且尤擅青衣，深得精髓，她曾在黄金大戏院客串表演《金玉奴棒打薄情郎》，与之演对手戏的是名伶叶盛兰和马富禄。其间，陈唱腔抑扬宛转，有珠走玉盘之势，全场喝彩声不断。而每逢公益活动时，她也总喜欢引吭一曲，以助众兴。曼丽有好生之德，热心救济事业，这也大大提高了她的知名度。每逢举办救济难民的慈善活动，她从不推辞。有一次，上海难民协会主办慈善茶舞竞赛大会，她唱了一曲《驾后骂殿》而获福果券400张，成绩最佳。另一次，百乐门举办慈善舞会，曼丽所得舞票在1万元以上，全数捐出以加惠难民，其慷慨大义令人动容。

1939年6月24日《申报》第18版还曾特地登载了一篇专文，勾勒了陈曼丽的生活线条：

舞场跑了将近一年，这位天字第一号红星，陈曼丽，却从没请她伴过舞。这期间也有一点小小的理由，因为她坐台的生意太忙了，偶尔遇着她坐在本位上的时候，这算是一个机会，但同舞一曲甫终，她又被别人唤去坐台了。这时节你若等她下台，不知等到什么时候，若一走了帐，她虽并不介意，自己总觉的带些揩油意味。要买舞票吧，一元二元似乎拿不出手，五元十元又好像太冤，所以还是不跳为是。我既没有请她伴过舞，对于她的舞技如何，当然不能有所臧否，不过



《申报》
1940年2月26日
9版报道了相关
案件

“昔日粉墨登场，为五百难童请命。/今夜突遭狙击，使万千同志伤心。”“疾风莽草太无情，酒绿灯红，碧血惨溅惊满座。/碎镜停装岂有数，梁空泥落，伤心挥泪泣幽魂。”“舞国数名姝，看绿酒尊边，银灯影里。/一曲四千金，颠倒众生，也为众生造福果。”等等。其中亦有百乐门舞厅所献。棺木为楠木制，曼丽仰卧其中，姿容与生前无异。24名和尚，环绕尸旁，念经超度。曼丽的儿子宝宝陈世忠则披麻戴孝充作孝子，他只有4岁，白白胖胖，天真烂漫，尚不知道自己已成为失却父母的孤儿。

自古红颜多薄命，又何况乱世乎？一般舞国中人对此也常在言语间流露出不胜唏嘘之感。

至于社会大众，更是将此事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。甚至有人专门推出了两本揭秘性的小册子，即《百乐门大血案：舞国新惨剧》和《陈曼丽血案》以供众娱。还有人写过一首名为《陈曼丽惨死》的沪语诗，字里行间刻划得倒是颇为真切，值得一读。

孤岛时期，血雨腥风，百乐门所在的沪西地区更成为各方势力角逐的特殊战场，你杀我砍，彼炸此爆，暗杀接连不断，因而有“沪西歹土”之称。一个红舞女在光天化日之下，遭人枪杀，更平添了一份恐怖、悲剧、神秘的气氛。陈曼丽究竟为何被狙，个中原因至今仍然是个谜。当时曾流行有政治暗杀的说法，其中又有截然相反的两种版本，其一是陈出于民族义愤，曾拒绝为某日军军官伴舞，因而遭忌恨被杀；其二是陈与汪伪要员过从甚密，被重庆方面的锄奸队“锄”掉了。除此之外，还有“拒绝敲诈说”和“情杀说”等。陈曼丽的社会关系非常复杂，得罪人是难免的，要获悉此案的确切原因，还得找到当年公共租界警方的侦讯档案，但笔者在上海市档案馆搜寻多年，迄今未见其踪影。

（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）

她这人极聪明而且很有良心，这是从目见耳闻的两件事上可以推想得到的。大约远在五六年前，我一位亲戚孙老太太，假座大中华饭店做寿唱堂戏，大轴是陈曼丽的全本棒打薄情郎，由孙履安先生饰金松，陈桐云配莫稽，据桐云说，曼丽的戏，就是由他指授的。我以为一个舞女演戏，那有什么可看，不过孙履安先生的丑角，是向来驰名票界，而且不肯轻易演唱的，似乎不可错过机会，不料曼丽的做表，居然超出意料之外。从来票友演戏，大多数的毛病，总是脸上无戏，曼丽居然会运用眼神，脸上非常生动，她是个票友，并且是初出台的票友，岂不是难能可贵，不是聪明人，能有这样的成绩吗？

虽然身为顶级红星，收入颇丰，但陈曼丽却很是节俭，除了身上装束必须适应时代要求外（她经常出入南京路鸿翔时装公司，选择衣料，定制新装），其他一切从不浪费滥用。由此便攒得了一笔款项，存于四行储蓄会。（好吃懒做的陈父曾觊觎这笔款项，父女双方还

为此对簿公堂。）遇害前不久，她刚在巨籁达路（今巨鹿路）、亚尔培路（今陕西南路）附近觅得小洋房一座，顶费3000元，装修刚刚告毕，且购进了一套价格不菲的红木家具，准备适时迁入，好好过过小日子。不想晴天霹雳，发生噩耗，小洋房是无福享受了。

曼丽中弹送院后，曾由医生施加手术，钳出子弹，补好腰、肠。其间她还曾醒来，向身旁的母亲询问手中戒指何在？但随即又昏厥过去，出现了呼吸急促、高烧不断的症状。在与死神搏斗了20多小时以后，她终于在26日凌晨2时离世，时年仅22岁。此前，中弹的茶商彭秋堂（上海人，27岁，住康脑脱路三德坊20号）业已伤重而死，留下了4个孩子。当曼丽在院抢救时，医院电话大忙特忙，各界来电问候者不可胜数，上海闻人虞洽卿则亲自赶到医院慰问。许多舞国姊妹等在医院走廊，听闻噩耗时，均泣不成声。

数日后，在乐园殡仪馆举行了陈曼丽的追悼大会，馆中人头攒动，前来祭奠的亲朋好友很多，亦包括袁履登、虞洽卿等名人。为感谢陈生前热心公益，上海难民救济协会特赠以“惠及难胞”四字匾额高悬礼堂中，气象颇为雄壮。场内堆积有五六十只花圈，挂有挽联：